

贺绪林

作品精选

HE XU LIN

ZUO PIN JING XUAN

贺绪林 著



{ 骆驼草丛书 }

骆驼草丛书

贺绪林作品精选

贺绪林◎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贺绪林作品精选 / 贺绪林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6.1
(骆驼草丛书)

ISBN 978-7-5080-8694-1

I. ①贺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3446 号

贺绪林作品精选

作 者 贺绪林
本书策划 刘 晨
责任编辑 刘 晨 罗 云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×1030 1/16 开
印 张 20.25
字 数 211 千字
定 价 36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网址: www.hxph.com.cn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散文

含泪而歌

父亲 / 1

唱给母亲的歌 / 11

遥寄天国的家书 / 26

怀念大姐 / 37

秋日里的追怀 / 40

永远的忏悔 / 44

祭兄 / 48

挽歌如诉 / 55

书祭 / 59

受伤四十年祭 / 62

雪泥鸿爪

故乡记忆 / 67

往事回眸 / 89
母亲的纺车 / 100
我与几位文学师长 / 102
一面之师 / 112
老屋 / 115
夏收往事 / 121
怀念一本书 / 125
石磨春秋 / 127
故乡的河 / 130
远去的童谣 / 133

况味人生

父母亲的名字 / 137
活着 / 142
清贫度生涯 / 144
窗外有棵小歪树 / 146
祭树 / 148
月夜寻觅 / 151
麻雀 / 153
清明感叹 / 155
面对孤独 / 157
足球随笔 / 160
电带给我的悲与喜 / 162
村庙 / 164
难忘的聚会 / 167
中秋夜的感动 / 172

又是一次感动 / 173

女儿的问题 / 175

生命中的这一刻 / 176

善待生命 / 179

保尔不死 / 183

六十抒怀 / 185

感恩每一缕阳光 / 188

安居的感觉 / 191

病友 / 194

母与子 / 196

说南道北

也说读书 / 202

千古“满江红” / 209

杨凌赋 / 213

读书笔记二则 / 215

梁山泊英雄重排座次 / 219

贪欲是杀人的利刃 / 222

斗狗 / 226

《双节棍》与《菊花台》 / 228

话说老陕 / 230

感叹秦腔 / 233

狗年杂感 / 235

鼠年说猫 / 238

闲话对联 / 240

年的话题 / 243

祭灶趣话 / 245

吃的随想 / 247

大地行吟

延安印象 / 250

约会水镜庄 / 254

翠峰山踏青 / 258

凤县之旅 / 263

孟姜女祠记游 / 268

结缘玉华宫 / 272

看海去 / 275

春到渭河 / 281

大山深处有人家 / 284

瀛湖纪游 / 287

走韩城 / 291

烟雨铜川行 / 296

蒿坪正午 / 305

后记 / 309

散文

含泪而歌

父 亲

—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怕的人是父亲。其实，父亲是十分疼爱我的。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他能不疼不爱吗？

听母亲说，我刚生下来时缺奶吃，时值隆冬季节，而且恰逢天

降大雪，滴水成冰，天地一片白茫茫，积雪达一尺多深。父亲每天都要用铁锹铲开积雪，去五里外的村子为我取羊奶。回来时父亲成了冰雪人，揣在怀里的奶瓶子成了冰坨子。父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，然而，我还是怕他。

父亲的身躯健壮、魁伟，村里人都叫他大个子。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，绝对不会辱没“英俊”这个词的，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

在幼小的我的眼光里，世界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。我家有个大水瓮，能盛六七担水，是父亲用独轮车从六七十里地外的北山推回来的。据村里老年人说，那年去北山推瓮的人很多，只有父亲推回了瓮，其他人的瓮都在半道上摔破了。

我长大成人后，曾想象过父亲当年推瓮的情景。瓮竖起来装就挡住了视线，怎么走道？放倒装必须用绳子捆好，稍不留神就会车倒瓮破。我想，没有一头牛的力气是很难推回瓮的。

父亲幼年时上过两年私塾，会背诵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和“赵钱孙李”，还能打算盘，却不熟练。由于我小时候多病，还由于父亲十分赏识的一位表弟是教师，因此，父亲最羡慕医生和教师的职业。他立志想把我培养成为医生，或者教师。他对我读书要求极严，老要我背书，背书我倒不怕，却十分怕父亲那小簸箕似的大巴掌。那巴掌的滋味我领教过，至今回忆起来还有点儿胆寒。我嘴里背着书，眼睛却盯着父亲那在我面前晃悠悠的大巴掌，思想一开小差，怎么也记不起课文来。这时父亲的大巴掌就毫不留情地扇我的屁股。平日舍不得碰我一指头的母亲也不来劝父亲，我便杀猪似的哭号。

过后，我假在母亲怀里抽泣，母亲红着眼圈，轻轻地揉着我发肿的屁股蛋，埋怨父亲：“你心也太狠了，娃娃家指教指教就行了，

“看你把娃打成啥了。”

父亲却瞪起了眼珠：“你知道个啥！‘养不教，父之过’。”念罢他的三字经，又说：“你是想还叫娃打牛后半截（吆牛犁地种庄稼）?!”

这时，母亲便训导我：“林娃，把气争上，好好念书。念成了书就能吃上大白馍。”

在他们看来，能吃上大白馍便是我的最好前程，也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和祝福。

我向母亲点着头，心里却恨父亲，恨他的巴掌太狠。

晚上，迷糊中我感到父亲那粗糙的大巴掌在抚摸我还在发疼的屁股蛋。

“我只说教训他几下，没想到把娃打成了这个样。”父亲自责地说。

“你那巴掌看大人受得了。”母亲埋怨说。

“把他家的，我这手咋不觉着就使了劲，委屈我娃了。”

白日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了，我在一片温暖之中又迷糊了过去

.....

二

父亲常说生来没福分，没有美美吃过大白馍。

吃大食堂之初，咥了几顿饱饭，再后一直勒紧裤带过日子。父母亲把每餐供给的四两馍都尽着我吃，可我还老喊饿。大食堂散了伙，家里的粮食少得可怜，父亲怕维持不到收麦，把粮食给母亲过

了秤，每顿绝对不许超过半斤的标准。我的母亲是最能节俭过日子的，每顿给多半锅青菜汤里像撒调料似的撒一两把面。就这，她还是尽着我和父亲吃，自己只喝点儿青菜汤充饥。

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饥饿，整天价哭闹着跟母亲要吃的。母亲不忍心看着我这么哭闹，跟邻居三嫂借了点儿玉米面。遗憾的是玉米面太少，无法上蒸锅，母亲便每天做午饭时和一点面，拍成狗舌头似的饼子，放在锅灶火边为我烤熟。

我的“偷吃”行径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饿昏了头，身上完全没了肉，只剩下了一副大骨架，眼窝出奇的大，颧骨又是那么的突出，很是有点儿吓人。

“好啊，你娘儿俩背着我在家里偷吃！”父亲舍不得打我，扬起手中的旱烟锅在母亲的头上敲了一下。

一股殷红的鲜血渗出了母亲的发际，顺着那消瘦蜡黄的脸庞流了下来。母亲动也不动地看着父亲，像尊大理石雕像。

“妈！”我吓傻了，哭叫着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，却还紧紧地拿着那烧焦的“狗舌头”。

父亲也呆住了，他没想到能把母亲打成这样。

邻居三嫂闻声赶来，一见此景，急忙给母亲包住伤口，埋怨父亲：“十一爸（父亲排行十一），你是饿糊涂了还是咋的？你知道不，家里的粮食我十一娘都给你和我兄弟吃了。你看看我十一娘吃的是啥！”

三嫂揭开了锅盖，后锅盛着一碗为父亲做的玉米面糊涂，前锅煮着半锅野菜，绿汤上漂着能数得清的几片玉米皮皮。

父亲看着两样饭食，眼光发直了。

“老三……”母亲想制止住三嫂不要再说了。

三嫂却只管往下说：“我兄弟小，耐不住饿。我十一娘跟我借了点儿玉米面，给我兄弟弄点儿吃的，你咋能说我十一娘背着你偷吃？你呀，是饿糊涂了！”

母亲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小河似的流淌下来。

“妈……”我放声大哭。

父亲打了自己一拳，双手抱住头蹲在脚地。半晌，他把我拉进他的怀中，摸着我的大脑袋和皮包骨头的身子，手在发抖。我抽泣着，不无怨恨地看着他。他高大的身躯紧缩成一团，显得十分疲惫、可怜。

“爹对不住我娃，对不住你妈……”他的声音发颤，几滴泪珠滚出了深陷的眼窝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。

三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不信鬼神，却信命。他年轻时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他是鸡儿命，刨一口吃一口。那位算命先生不幸言中了，一生的坎坷经历使父亲成为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，他从不对命运抱有幻想。在我看来，那位算命先生言过其实了。父亲还不如鸡儿，他有时干刨终日，却得不到一点儿吃食。

解放之初，父亲正当而立之年，且家境不错，三口之家，二十亩地一头牛，过着小康日子。再后几年，土地归了社，牲口归了大槽，然而，一条壮汉只养活两口人，日子过得也很红火。谁知命运

不照顾他，不久，母亲患了子宫肌瘤，在宝鸡大医院住了几个月，花光了多年的积蓄。值得庆幸的是母亲的病得到了根治。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，一生处处要强的父亲彻底被饥饿之神打垮了。

饥饿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。我终日在喊饿，母亲的身体完全垮了，只有父亲还挺得住，这应该感谢爷爷奶奶给了父亲一个健壮的身体。

一日，我实在耐不住饥饿的摧残，哭着缠着母亲要吃的。无法可想的母亲流着泪，禁不住埋怨父亲：“人家都能弄下吃的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。”

“我能有啥办法。”父亲抱着脑袋圪蹴在炕边上，一筹莫展。

母亲说：“听他三嫂说，晚上许多人都去队里的苜蓿地弄苜蓿菜……”

父亲瞪起了眼睛：“你是叫我去偷?!”

父亲的做人准则是，亏死不告状，饿死不做贼。母亲说这话，不由得他不发火。母亲不言语了，泪水泉涌而出。

这时，我六爸来了。他埋怨父亲：“好我的哥哩，都这光景了，你还正派啥呢！村里哪个没去弄苜蓿菜？我都去了好几回呢。把我嫂和娃饿成了这样子你就不心疼么？”

父亲耷拉下脑袋，双手蒙住脸面，不吭声了。我清楚地看见泪水从他的指缝间涌了出来。

晚上，下起了牛毛细雨。父亲不知干什么去了，母亲坐在灯下做针线，却失去了往日的平静，很是心神不安。起初我陪着母亲，后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开门声惊醒，睁开眼睛，父亲站在地上，浑身上下被黄泥浆了，像只在泥水里挣扎过的

落汤鸡，手里提着一个沾满泥水的空布袋。

“你咋弄成了这样？”母亲大吃一惊。

“我……我弄苜蓿菜去了……”父亲浑身筛糠，牙齿直打架。

母亲急忙拿出干衣服替父亲换上。

“菜呢？”母亲问。

父亲说：“我刚走到地边，觉着有人盯着我，转身就跑，没小心从土埂上跌了下来……”

“伤着哪了？”母亲急忙端起油灯查看父亲的身体。

“没伤着。”

“那就好……”母亲喃喃地说，放下油灯，捏着空布袋，背过身去。

我看见有两颗晶亮的泪珠落在了她的衣襟上。

四

父亲一生最大的希望是盼着我能把书念成。他并不是期望他的儿子做官，只是希望我不再像他那样终生受苦，而是能吃上白馍。我的家乡紧挨着一所全国著名的农业大学，父亲常去大学里做副业工，他最羡慕大学里那些人大口吃白馍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学校停了课，我自然辍学回家。父亲为此终日叹气，常常自言自语说出半句让我这个初中一年级学生无法理解的话：“唉，这世道……”

一九七〇年，学校复课了，开始招收高中学生，队里推荐我去上学。这无疑是件喜事。然而，这时父亲患了肋膜炎，几经治疗，

病情得到了控制，可他那一节钢似的身体却完全垮了。

这次上学的机会十分难得，可我看到父亲那被病魔折磨得已经完全衰老的面容，却不想去了。我已经十七岁了，应该，也能接过父亲肩上的养家重担。

父亲却高兴得合不拢嘴，精神添了许多，似乎也年轻了十多岁。他要母亲给我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。他从来都认为读书人应该有读书人的样子。

我看着父亲那早已驼起的腰背，那如霜的华发，那黄里透青的脸色，鼻子直发酸，好半晌，说：“爹，我不想念书……”

父亲一愣，脸色陡然一变：“你说啥？你不想念书想干啥？你是想跟你爹一样打一辈子牛后半截？啃一辈子粑粑馍？嗯！”

“你有病……”我怯怯地说。

“我的病早好了！”父亲把胸脯拍得震天价响。“你怕啥？怕你爹供不起你，还是咋的？就你爹这身体村里还没谁能比得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他却咳嗽起来。

我急忙上前为父亲捶背。好半天，父亲才止住了咳嗽，看着我，说：“书，说啥也要念！”

我看着父亲，心里直想哭。

母亲拿来毛巾，替父亲擦去沾在胡子上的唾液，红着眼圈对我说：“听你爹的话，去念书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答应一声，急忙走开了。我怕在父母亲面前哭出声来。

五

我上学了，父亲却带病上工了。

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死神正在跟踪着父亲。父亲的肋膜炎并没有好转，控制只是一种假象。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了，而且引起了心脏病。

父亲再也支撑不住了，躺倒在床上。我不得不停了学。尽管父亲十二分不乐意，可他已经再没力气指责我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好半晌，喃喃地说：“爹对不住你……”

“爹，你甬说了……”我哭了。

那时医疗技术还很落后，父亲的病没有特效的治疗办法和药物。大夫说，要想延续父亲的生命，必须加强营养。家里虽不像前些年那样困难，但还是无力给父亲加强营养。每每看见父亲强咽碯牙的玉米糝子和玉米面搅团，母亲的眼圈就发红，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
一天，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些白面，单另给父亲蒸了些馍馍。父亲却发了火：“你是不想过日子了？这么吃，王十万（当地的一个大财主）也会吃穷的！”

父亲的秉性母亲最清楚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暗暗垂泪。

到了冬天，父亲的病情更加沉重了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让父亲去住院治疗。父亲终日躺在炕上，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去应付困难的呼吸。他出气像拉风箱，整个面部肿得很是吓人。一到晚上，浑身疼痛，无法入睡，从炕的这头折腾到那头，呻吟声不绝。

看着父亲如此受罪，母亲决定哪怕是砸锅卖铁，也要送父亲去住院治疗！

母亲把决定给父亲说了。父亲闭上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我虽然还懂不了人世间许多事情，但看得出父亲不愿等死。父亲是不怕死的，但却不想死。谁想死呢？我的父亲只有六十岁啊！

次日清晨，我和叔伯兄长用架子车拉父亲去医院。我们要搀扶父亲上车，他却说啥也不要我们搀扶。希望之光驱散了他的病痛，他竟像健康时那样迈着大步走出街门，上了架子车。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没能再走回来……

到了医院，父亲的精神骤然十分疲惫，已经没力气登上医院门口的台阶了，他不再拒绝我和兄长的搀扶。我和兄长搀着他上了台阶，走了十多米远，父亲突然身子往下溜。

“爹！”我惊叫起来，和兄长竭尽全力搀扶住父亲，父亲闭住了眼睛，口不能语。

“爹！”

“爸！”

我和兄长的哭喊声惊动了大夫。大夫们急忙把父亲抬进了急救室，打了几针，插上了氧气。兄长到街上找村里人去给母亲报信，我守在父亲身边默默流泪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抢救父亲的一位中年女大夫翻开父亲的眼皮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半天，声音低沉地对我说：“你父亲不行了。”

“大夫，求求您……”我痛哭失声，几乎要给她下跪了。

“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”女大夫急忙拦住我，“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……你兄弟几个？”

我哽咽着说：“就我一个……”

女大夫态度十分和善地对我说：“那你可得拿主意。我家也在农村，知道乡下的迷信规矩很多，人死了是不许进村的。”

我惊愕得不会哭了。还有这样的规矩？！

女大夫给我出主意：“你现在拿定主意，用被子把你父亲蒙住拉